



刘传福 ◎著

# 曹頫， 紅樓夢中 的賈宝玉

(上冊)



他是清朝文学家袁枚称颂的江南风流才子，  
他是一位年至耄耋的老和尚，  
他是曹雪芹的父亲，  
他就是“贾宝玉”。



# 曹魏 社會中 的寶玉

(上)

◎ 亂世中的寶玉  
——曹魏社會的寶玉文化  
◎ 亂世中的寶玉  
——曹魏社會的寶玉文化

曹頫，  
紅樓夢中  
的賈宝玉



(上冊)

劉傳福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 刘传福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08-1605-5

I. ①曹… II. ①刘…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662号

## 曹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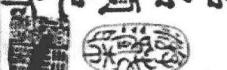
作 者 刘传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4  
字 数 5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05-5  
定 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



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惟書內記雪芹由先生刪改

謂不胫而走者矣些原目二百廿米  
今所傳紙八十卷此全本卽向

稱有三部者及拾間仍紙八十一  
卷漢者頗以為憾不快以是書

既有所本之目豈妄全璧受矣  
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全

倦積有卅餘年一日偶披故  
搭上得十幅突厥重價將

男角拂苟空漶漫殊不可收  
拾乃同友人細加辨別截長  
補短抄成三部演為鎮板印公

咸矣書成因至德其緣起以著  
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先規  
為快者歟

小序程伟元識



(清) 程伟元作《红楼梦》序之书影

閒樓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落何人之筆、雷雪并白玉、以是  
者所傳述者、乃李家之子跡墨同、因  
惜題裝匣、怡此都刪改至五次、念出  
余奇、乃以近時乏人惜得語、失而  
潤色空、惜以持其寄托、曾見抄本寒  
顛、序之云其叔贊研考之批語、引其  
當年予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此卷  
自抄本至至刻續成部、前後三十餘  
年、恆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遂漫演增  
諸情節六種、及傳奇首詞者：雖  
作、莫不依依傍此書劇括之甚也、嘗

脂砚齋重評

石頭記

凡例

印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夢者  
成妄劫風月之情又曰  
風月寶鑑是  
頤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  
矣

金陵十二钗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  
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雖止上  
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  
審指明向係某種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

有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  
之稱爲凡愚夫婦見女子衆常口角則曰中  
京是不欲著迹于方也蓋天子之邦亦  
當以中爲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模也

此書只是着意于闕中故敘闕中之事切  
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他听见了他想自己原为他二人怕生嫌隙方在中调和不想並未相持  
反已落了两处的疑謔正與前日所者南華壁上有巧者皆而奇瘦黑皱者  
無所求饱食而遨遊說若不舉之再又曰山木自題快慢注山水深源注明此精脉  
连通此脉不外属人等仙何以能明此是外属根脚而何知明于子所使之纵心无  
去間時傳之也若云此見此云前日看的是其傳脚之則曰傳便曰傳而此脉  
今為多見有此之脉見此之脉是其大則天縱而生此脉不作有心醫矣可謂人凡及國略  
去心時傳之也且更見此脉見此之脉是其大則天縱而生此脉不作有心醫矣可謂人凡及國略  
宗老後此可見矣然後可如買牛生得患之可以謂之三立思是其大則天縱而生此脉不作有心  
所保冀人是好勝所候皆不能曉出挂叟苦外患而甚矣其病常是自受  
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曰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頤安協將未就欲爲  
阿者也只這一掌還得空王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聞十任俗尚不能退全何  
自然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回答自己轉身回房來一回則曰吾何不至王如此  
無此一印者矣者也下又如何謂將此一印又勾起成浪去則  
猪紙去了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顰添了氣此一句又勾起成浪去則  
村官是極心无又有也別說話空王不

# 目 录

贾宝玉披的红斗篷（代序）.....	1
第一章 引子.....	14
一、《红楼梦》作者不像是曹雪芹 .....	15
二、刘心武解谜元春的原型，越解越谜：本应姐姐，却是姑姑 .....	16
三、贾母的原型不是曹雪芹的祖母，而似曾祖母 .....	18
四、贾政的原型不像曹雪芹，而更像祖父 .....	21
第二章 红楼梦作者胡适考之悬疑.....	23
一、红学从索隐到考证 .....	23
二、胡适的红学贡献与其作者考的失误 .....	28
三、当代红学研究之乱象 .....	35
四、《红楼梦》作者研究之乱象 .....	37
第三章 《红楼梦》作者是贾宝玉.....	48
一、什么是自传体小说 .....	48
二、《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逻辑与证据 .....	50
第四章 《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	59
一、曹雪芹的家世 .....	59
二、生存环境决定了曹雪芹不是贾宝玉 .....	63
三、“作者自云”证明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 .....	65
四、古人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证据不足 .....	75
五、古人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证据充分 .....	81
第五章 周汝昌刘心武红学的失误与无稽.....	88
一、“二次中兴”说纯属臆造 .....	88
二、大观园不是恭王府 .....	94
三、“曹学”，让周汝昌冤枉了雍正帝 .....	134
四、“秦学”，因刘心武“爱”上了秦可卿 .....	169
第六章 细解《红楼梦》的版本之谜.....	176
一、《红楼梦》版本系统概况 .....	176
二、《红楼梦》的书名 .....	190
三、各版本的先后与传承关系 .....	195
四、冯其庸关于版本和书名的观点 .....	232

第七章 脂砚斋是贾宝玉	236
一、脂砚斋其人	237
二、脂砚斋不是史湘云	245
三、脂砚斋是贾宝玉的证据	257
第八章 脂砚斋是《红楼梦》的作者	261
一、脂批“曹雪芹是作者”的证据不足	262
二、脂批“曹雪芹不是作者”的证据很确凿	264
三、脂砚斋是《红楼梦》作者的证据	270
第九章 曹頫是脂砚斋	287
一、曹頫是脂砚斋的证据	287
二、畸笏叟其人	291
三、畸笏叟是曹頫	300
四、畸笏叟是脂砚斋	304
五、脂砚斋是个和尚	315
第十章 曹頫是贾宝玉	319
一、关于小说人物的原型	319
二、曹頫是贾宝玉的人物原型	332
三、《红楼梦》其他主要人物的原型	351
第十一章 曹頫是《红楼梦》的作者	362
一、曹家悲剧的主要原因	362
二、曹頫是《红楼梦》作者的证据	376
三、《红楼梦》是如何写成的	384
四、曹頫的一生	395
第十二章 粗解红学三大死结	405
一、脂砚何人？曹頫	405
二、芹系谁子？曹頫	405
三、续书作者？曹頫	412
四、红学的遗憾	428
第十三章 红学中的待解之谜	438
一、谜从何来	438
二、甲戌本是曹頫的亲笔原抄本	441
三、庚辰本、己卯本、梦稿本系曹頫亲笔抄本	451
第十四章 《红楼梦》的思想性与主旨	473
一、从人物素描看《红楼梦》的思想性	473
二、《红楼梦》中的败笔	495
三、《红楼梦》的主旨	506
后 记	533

# 贾宝玉披的红斗篷

(代序)

毛主席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不读《红楼梦》，不算中国人。

我读了一遍《红楼梦》。主席说的没错，真是一本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书。

我读书比较仔细，在最后一回中，有这么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

贾政到金陵安葬了贾母，日夜往回赶，行到金陵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贾政正在船中写家书，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迎面一看，原来是宝玉。贾政大惊，忙问：“是宝玉么？”这时船头上来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便走，三人飘然登岸而去。

这就是《红楼梦》主人公的大结局：

宝玉和尚，

雪地里，

光着头，

赤着脚，

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拜了父亲，

就走了，

一句话，

也没说。

这世上，他什么也没有，  
只有这一件红斗篷……

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得很糟，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已经暗示结局应是一个大悲剧，但高鹗最后写宝玉出家后，竟然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跑去给贾政下拜。在他看来，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是贵族家庭的遗物，非常华贵的，以这样一个喜剧的情景来收场是不对头的。其实在刘心武先生之前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比如红学家林冠夫先生，就认为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不是和尚的服饰，让出家做了和尚的宝玉披着有点不伦不类。甚至包括鲁迅先生对此也很纳闷：“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sup>①</sup>

这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披在曹雪芹身上是有些不伦不类，因为曹雪芹没做过和尚。不过，要披在他父亲抑或叔叔曹頫的身上，或许就很合适了。因为在我看来，贾宝玉是曹頫的化身，不是曹雪芹。

曹頫，字昂友，号竹酮，约生于1695年，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之弟曹宣第四子，多数红学家们考证其为曹雪芹的父亲，也有说是叔父的。因父母早逝，曹頫自幼被伯父曹寅带到南京抚养。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并受中央任命主编刊印《全唐诗》。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南京环境优美、人文荟萃，使曹頫从幼年起，便在风雅华贵又极富文学艺术的氛围和熏陶中成长。

曹寅与康熙皇帝相交深厚，康熙曾六次南巡，最后四次全都由他来接驾。曹頫少年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繁荣。这时的曹頫，也俨然“小皇帝”一般，男男女女一帮人前呼后拥为其效犬马之劳，享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曹頫虽然有读书的天分，却乐得与一帮丫鬟小姐舞文弄墨，玩风花雪月，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奢华生活正是曹頫年少时的写照。

《红楼梦》里的贾家养着数百人，人们可能觉得夸张了，实际一点不夸张，

<sup>①</sup> 《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曹頫的舅舅、担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家，在康熙死后日渐没落，但被抄家时还抄出了200多人。曹頫的祖父曹玺是第一任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属于“官二代”，因而势力和根基比李煦大得多、深得多。李煦当上苏州织造还是沾了妹夫曹寅的光，最初曹寅兼任苏州和江宁两处织造，后来是曹寅让出苏州织造之位给了李煦。曹家连续四次接驾，接待人员自是少不了的，康熙皇帝好热闹、爱看戏，因而曹寅家还养着戏班子，鼎盛时期，有三四百人的家口不足为奇。曹頫能过《红楼梦》里的那种生活，过贾宝玉那种连自己屋里的丫鬟也认不全的生活，自然不在话下了。

康熙分别在1699年、1703年、1705、1707年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署，每次都有皇十三子胤祥随同，曹頫得以与该皇子相见，感情笃深，深受皇子怜惜，这种感情，雍正后来在曹頫的奏折朱批里都提到过，并晓谕曹頫遇事只求怡亲王祥一人。《红楼梦》小说里唯一一个完美男人北静王水溶的原型就是胤祥。在小说中，从贾宝玉初次与其相识，尤其到后来贾府被抄家，都对北静王充满仰慕之情和依恋感、依赖感。现实中的曹家被查办抄家，正是由任总理事务大臣的胤祥总负责的。在大约曹頫12岁这一年的1706年，由康熙做媒，曹寅的大女儿嫁给了平郡王，当了王妃。这时的曹家在小说中形容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红楼梦》的一位首席批书人脂砚斋透露，所谓“元春省亲”，实际上写的就是康熙南巡的场面，小说中的一句描写就是：“热闹到不堪的田地。”《红楼梦》里贾宝玉十几岁时候的故事，反映的正是现实中的曹家这一繁荣时期。

曾几何时，我和大多数读过《红楼梦》的普通读者一样，一直都认为，小说中的贾宝玉当然是以现实中的作者曹雪芹为原型了。但当我对曹家和曹頫有所了解的时候，我无法怀疑自己的眼睛，曹頫才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道：“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多么生动的描写啊！如此奢靡，埋下了曹家日后落败的种子。

曹寅是作为内务府的郎中，被派到南京接任江宁织造的，郎中是个五品官，

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曹寅的最高官职是三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李煦最高也是三品官，且都是虚衔。我们可以想象，即使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众多的王子王孙和一品大员，想过上曹家或李家拥有数百名佣人的生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曹寅和李煦都是好人，但无论是因康熙纵容也好，利用体制疏漏挖了封建主义墙角也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饱暖思淫欲，让曹李两家生活的奢华远超其职位所能及，归结到一点就是两个字：腐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出得多，入得少，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曹寅受到两江总督噶礼的参奏和弹劾，原因就是巨额亏空。此后的曹寅，用《红楼梦》里形容贾政的一词就是：名利大灰。1712年，曹寅在亏空的巨大压力下，死在扬州的工作岗位上，因身背重债，李煦在给康熙奏折中称曹寅死未瞑目。这一年曹頫约17岁。曹寅死后，曹寅长子曹頫继任江宁织造。不料康熙寄予厚望的“文武全才之人”曹頫竟英年早逝，于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冬一病而死。

曹頫死后，曹寅一支只遗老母孤孀，家业无以为继。为保曹家的家业与爵位永继，1715年2月，康熙皇帝普施恩泽，降“亘古未有”之“旷典奇恩”，将曹頫过继为曹寅遗孀李氏嗣子，并补放江宁织造。有赖于“天恩祖德”，刚刚成人的曹頫，就任了声名显赫的江宁织造，一夜之间成了曹寅家族的补天之石，一家之主、顶梁柱。这一年曹頫约20岁。

史载，曹頫“好古嗜学，绍闻衣德”。从曹寅生前所写的与曹頫唱和的诸多诗中也能看出，曹頫在十五六岁的小小年纪就对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颇有钻研，得到伯父的赞赏。曹頫号称“江南第一风流公子”，作为曹寅的儿子，其文采受到清朝大文学家袁枚的称颂。袁枚还说他所居住多年的随园就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曹家在南京的故居。曹頫见识多，阅历广，经常接触达官贵人，进京觐见过皇帝，当过钦差。他写的奏折曾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被雍正称为“大通家”之笔。

然而，正是雍正的上台，改变了曹家的命运和曹頫的人生轨迹。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勤政、求真务实、嫉腐败如仇的皇帝。他45岁继位，对康熙朝充斥的官场弊端洞察秋毫，上台伊始，就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吏治开展大规模

的治理整顿，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不少官员遭此劫难。没有了靠山康熙的袒护，长期亏空库银、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自然难以逃脱雍正的法眼。说曹家有多骄奢淫逸和腐化堕落，仔细读一读《红楼梦》就知道，作者都说了：东府除了那两个石狮子，连猫狗都不干净。

雍正元年（1723年），担任苏州织造的曹頫舅舅李煦，因为亏空被革职抄家，后因另罪，被刑部定成死罪判斩，雍正赦改流放。幸运的是，曹家与李家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雍正并没有把曹頫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感激涕零。1724年，在谢恩奏折中向雍正表白说：“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戴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sup>①</sup>虽未获罪，曹家从此也过上了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饥寒迫切”四字，实让人唏嘘感叹。就在这一年，据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等红学家考证，曹雪芹出生了。

“身后有余忘缩手”，在与雍正皇帝共事五年之后的1728年前后，没有跟上政治新形势的曹頫，最终还是让主子失望了。此年，30几岁的曹頫厄运终于来临，因亏空库银、骚扰驿站、转移家产等一系列罪名，被免官、抄家，判罪、坐牢、枷号示众，家属同几个贴身佣人迁回北京。这一年，曹雪芹4岁。

曹頫一落千丈，跌进了另一个世界，心身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最终落得个“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之境地，潦倒后半生。这种大起大落从天堂到地狱的亲身经历，让曹頫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体验到世态的炎凉，就像经历过一场梦幻。曹家家族的辉煌与荣光败于曹頫之手，成了“枉入红尘若许年”的“罪人”和“废人”，无奈发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哀鸣。

曾经显赫无比的家族败在自己手上，四大皆空。曹頫既有愧，又有罪！只有哀与泪！悲与哭！

命太舛，焉能不哭！

<sup>①</sup>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7页。

有人说，曹頫后来当了和尚。尽管是“有人说”，但相当惊人，难怪读《红楼梦》时，我惊诧于作者将禅学中南禅与北禅的那两首诗随手拈来。这也最好地解释了《石头记》为何曾经有过一个酷毙的名字——《情僧录》。

而让所有人迷惑不解的，认为不伦不类的，宝玉和尚所披的那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似乎就寓意这本奇书《红楼梦》！宝玉和尚光头赤脚，披着这领斗篷去拜见贾政，算是曹頫对先父曹寅的最大告慰。书中悼红轩的“红”，和这领红猩猩毡的“红”，或许是同一“红”。

还是《红楼梦》的首席批书人脂砚斋向我们透露，贾宝玉出家那庙叫“狱神庙”，寓意深焉。曹雪芹没有坐过牢。但曹頫坐牢，甚至被枷号，是白纸黑字记录在史料中的。

尽管是“有人说”，但我相信曹頫是真的做过和尚。《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与林黛玉初次见面时，宝玉为黛玉取字“颦颦”，原文如下：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后来《红楼梦》中诸儿女皆称林黛玉为颦儿。给人的感觉，这宝玉就是借古书随口一说，自己杜撰，忽悠一下林妹妹。

实则不然。“颦”的意思是把眉头皱起来，在佛经里是一个重要字眼，并对这个字作了专门解释：“蹙眉作颦。亦并也。眉并一处。”《大宝积经》认为“颦眉”妓女应当快受乐。原文为：“汝今面目如青莲，云何颦眉不畅适，今此妓女甚殊特，微妙清净等诸天，各各善解诸伎术，歌舞音乐悉能通，汝应与此相娱乐，云何忧愁如毒箭？汝今应当快受乐，非是忧愁苦恼时。”《妙法莲华经》认为应当忍受颦蹙之人的恶口。原文：“恶口而颦蹙，数数见摈出，远离于塔寺，如是等众恶，念佛告敕故，皆当忍是事。”《佛本行集经》曰：“顾盼左右，或复颦呻长嘘叹息。”说“颦眉”的人常左顾右盼、长嘘叹息，说得很准，与小说对林黛玉的描写较为吻合。

从“颦颦”二字可以看出，作者不但做过和尚念过经，还是个很用功深谙

佛法的和尚。

还有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有宝玉和黛玉的一次精彩对话。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鶯鵙。”这是参禅入定的境界。

“试问君家识得否，色空空色两无干。”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由空见色，用佛眼观照色世界，也才能看到色空。这说来简单，实际一定需要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

南禅与北禅，慧能的“顿悟”与神秀的“渐悟”PK，结果顿悟胜出。于是人们崇尚顿悟。但人们往往单纯视顿悟为茅塞顿开，自然天成。殊不知，顿悟实为本真与理想的统一。顿悟的过程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悟在一天，修可能需要十年几十年，甚至穷其一生而不悟。顿悟会比渐悟来得更辛苦，假如挑水劈柴不识字的慧能是轻轻松松就做到的顿悟的话，那这种顿悟只是无多大意义的“天才论”。《红楼梦》的诞生，抑或是一个顿悟的奇迹，但我想它的背后深处，一定有一段感人至深的人生历程，是一个人血与泪的凝结结晶。

正如批书人脂砚斋屡屡提示我们的：“唯经历者，方写得出”。

被周总理称为“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的聂绀弩先生曾说，《红楼梦》表现的是一个小乘佛教的境界。

曹雪芹生不逢时，一生平淡穷困潦倒，与《红楼梦》里描写的花天酒地风花雪月的贾宝玉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不够做贾宝玉的资格，因而我对其作者身份产生了怀疑。

自成书百多年，《红楼梦》一直是本没有明确作者的书。清乾隆年间的1791年，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20回通行本《红楼梦》出版之际，程伟元、高鹗在序言中就明确交代：“《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载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1791年距曹雪芹卒年尚不足30年。而且，之所以敢于续上后40回，定是做了大量的考究工作。他们尚不知作者为谁，后人何以知之。